



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少年维特之烦恼
最后的礼花



大众文艺出版社

最后的礼花

〔苏联〕尤里·雅科夫列夫 著
王迺斌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的礼花/ (苏) 雅科夫列夫著; 王迺斌译.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9.6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ISBN 7-80094-714-9

I. 最… II. ①雅… ②王… III. 长篇小说-苏联-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5179 号

带冰鞋的男孩

1

春光融融的三月天，城里房檐上的冰溜开始化了，仿佛是在给伤风感冒的冬天打点滴。

路上走着一个带冰鞋的男孩他瘦高瘦高的，身上的穿戴全不合体，都小了点儿：滑雪裤短得连踝骨都遮不住，大衣也只能勉勉强强地盖住膝盖。他把两只手插在口袋里，手腕子却露在外面，被风吹得红红的；袖子太短了。他的脖子又瘦又长，围巾只能遮住一半。他的围巾是带绿道儿的，在最显眼的地方有一块紫色的迹印。

仿佛这一切昨天还很合身，隔了一夜他就像被扯长了一截似的，连新买衣服都来不及。

孩子两只手揣在大衣兜里，胳肢窝底下夹着一双冰鞋。

他毛手毛脚地，走路也不怎么稳当。走平路他都是忽而拌一跟斗，忽而撞着行人；忽而连蹦带跳地跑，忽而又站在马路中间瞅汽车。他的那双绿眼睛总是带着寻衅的神情。

这粗鲁的目光和与众不同的走路姿势告诉人们，他是一

个坐不定、爱打架的孩子。他在同伴中间总是很自信，而当他一个人的时候却往往毫无主意。

他的大衣掉了一颗钮扣，连钉布都扯掉了。一顶旧帽子歪歪斜斜地扣在脑袋上，盖着一只耳朵，露着一只耳朵。一根开着的鞋带拖在地上：没功夫系。

只有那双冰鞋倒是收拾得好好的，在胳肢窝下夹着。黑色皮鞋上的冰刀是用铜铆钉铆上的，两只皮鞋像两片面包似地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用一根黄皮带捆着。这绝不是“雪姑娘”那样的姑娘刀，而是地地道道的“英国运动”男式刀，那刀刃又快又结实。穿上这种冰鞋，跑起来冰碴儿直往两边飞，就像从奔驰的马掌下飞溅出的火星儿一般。你只要猛跑几步，就能在冰上滑好久好久。

这双收拾得规规矩矩的小冰鞋，对于这么一件钮扣都丢了一颗的小大衣，对于这么一顶歪扣着一只耳朵的旧帽子实在极不相称。

一滴冰凉的水珠掉在男孩的脸上，他用空着的那只手将水珠一抹，狠狠地朝冰溜瞟了一眼，拐进了一条胡同。

2

小学生们放春假了，大人们正在上班，所以街上没有几个人，小胡同里就更难得碰见行人了。

这是一条老胡同，全是些两层楼的房子。路面结了一层冰，扫雪车一冬天也没到这儿来看看。显然，这条小小的胡同只不过是城里那些主要大街的一个八杆子够不着的远亲罢了。

带冰鞋的孩子在胡同里大步流星地走着。他把帽子推向另一只冻僵的耳朵——该你暖和暖和了！——他凝神谛听起

来。他听见有音乐声，是从体育场传来的。大街上汽车的声音把它淹没了，这里很清静，所以能听见。这声音对他可起作用了，只见他仿佛听到战斗号角发出的信号似的，两腿加快了步伐，那根松开的鞋带不停地敲打着鞋帮。

要是那个穿红毛衣蓝短裙的小姐儿今天也去冰场就好啦！她戴一顶白色的毛皮帽子，高高的，就跟高加索人戴的“帕帕哈”一样。帽子下露出两条翘起的小辫儿。扯扯她的小辫儿多好啊！但她傲得很，不好接近，所以上次就没敢碰碰那小辫儿。她亲眼看见他碰掉了三个男孩的帽子，其中一个还挺大个儿的，足足比他高半头，他本来很可能要受到报复的。今天他又会把他的帽子碰掉，如果没有勇气拽小姑娘的辫子的话……要是她已经去冰场了，已经穿着她的银白色“雪姑娘”滑冰了呢？要是那个大个子男孩突然拽她的小辫子怎么办呢？

胳肢窝下夹着冰鞋的男孩已经不是走，而是跑开了。可能去迟了！可能去迟了！

这时他看见胡同尽头有一个人。男孩本不想注意他，可他是唯一的行人，而且是迎面朝他走来的。这人高高的个子，壮壮实实的。只见他脚蹬一双皮尖毡靴，身穿一件又长又大的黑毛皮大衣，拖着沉重的脚步缓缓地向他走了过来。男孩几乎是在跑，所以他们眼看就要撞上了。

那人突然停了下来，往前一个踉跄，歪歪扭扭地晃了几步，差点儿没有摔一跤。但他终于站稳了脚跟，没有跌倒。他两手软弱无力地摸索着向前走着，仿佛寻找空中的一根看不见的柱子。这一下他真的要摔了，幸好他的一只手及时扶住了身边的墙壁。

“可能是个醉鬼。”男孩心里想，眼里闪着十分不友好的绿光：他最讨厌酒鬼。

他厌恶地把鼻子一皱，加快脚步，打算快点儿走过去。

孩子走过他跟前时，看见他倚墙站着，眯缝着两眼，脸色惨白，嘴角有两道深深的皱纹。他艰难地喘着粗气，可能是大衣领子太紧，妨碍了他呼吸。他一只手扶着墙一只手吃力地解着衣领上的风纪扣。但因为扣得太紧，他一只手难以解开，他的额上渗出了许多汗珠。

拿冰鞋的孩子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这时那人睁眼看了看他。他的那双眼睛在下垂的眉毛底下，好像是从远处看东西一样看着他。不对，这不是醉鬼那样的浑浊的、喜怒无常的眼睛！他们充满了痛楚和恐惧。从这个高大壮实的男人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软弱无力很难为情。

后来他终于把风纪扣解开了，那只手累得瘫软地滑落下来，双肩也承受不起自身的重量而往下耷拉着。他闭着眼睛，但立刻又睁开了，发现了这个孩子，生怕他从视线中消失。

孩子还在一旁站着，但他没有时间，怕迟到了。他那双绿眼睛不甚友善地盯着这个呼吸艰难的人。

那人一声也不吭，胸部艰难而缓慢地起伏着，仿佛生怕碰着什么尖利的东西似地。刚才解风纪扣的那只手，现在又解起钮扣来。他仍旧默不作声。

孩子想起，有一次一个老大爷在街上摔了一跤，腿摔断了，躺在人行道上轻轻地呻吟着。他伤势很重，周围站着好些看热闹的人，他们光这么看着这位不幸的老人。后来，来了辆救护车才把他拉走了……

莫非他讨厌旁边站着的这个男孩？

突然那人叫了一声：

“好孩子……”

他刚叫了一声就又艰难地喘了起来。看来他已无力说下

去了。

男孩听到“好孩子”这几个字，莫名其妙地看着这个陌生人。妈妈才这么叫呢，这是妈妈用的语言。男人这么叫，他还是第一次听到。

陌生人再一次鼓起劲说道：

“请你把我送回家吧……离这儿不远。”

孩子默默地把肩头靠了过去，那人松开扶墙的手，摇摇晃晃地扶在孩子的肩上。他个子很大，人又很沉；而这个小孩身体又瘦，身子又不稳。陌生人竭力轻轻地倚着他，他们就这样在街上走着。

男孩不知不觉地走得越来越快了。冰场上传来的音乐声轻柔地流进他的耳朵。这音乐在引诱、邀请、召唤着他。他觉得真要迟到了，要是晚了五分钟，就一切都完了……冰也没了，音乐也没了，飞奔的伙伴们的行列也没了……

病人十分艰难地移动着双脚，每走一步，心都要揪一下。他竭力紧紧地跟着这个他倚扶着的焦躁不安的人，无奈他力不从心，多次停下来歇气。他用手搭在孩子的肩膀上，感觉到他有点焦躁不安，老是不耐烦地回头看他。一路上，这一对儿大人小孩谁也没说一句话。不幸事件把他俩拴到一块儿了，其中的一个是对方的累赘，这一点他们俩都很清楚，所以两个人都想尽快分手。

那人终于在一个低矮的通道门口停了下来。看来这是终点站了。他擦了擦额的冷汗，喃喃自语道：

“弹片又动起来了。多少年没折腾了——这一下够呛！”

大概他觉得有点对不起孩子，所以决定把罪过转嫁给“活动的弹片”。

孩子愣了一下，疑惑不解地抬眼望着他：

“什么弹片呀？”

“普通弹片，小弟弟，炸弹上的……战争结束都多少年了，可弹片还留在这儿。”他用手指着自己的胸部说。

他靠着墙站在那儿，孩子注意地端详着他。他身上的一切都是挺大的：鼻子也大，嘴巴也大，下巴也大，上面还有一个深深的小酒窝，两腮的胡茬又粗又密。

“咱们走吧。”男人推开通道门说，“这下你可逮着了个沉重的战士啦。”

他们继续往前走。

3

上台阶时，他一只手用力按着孩子的肩头，一只手紧紧地拽着栏杆，好像生怕台阶从他脚上跑掉似的。他疼的厉害，孩子也很吃力。但他俩都默默地忍着。孩子心里老惦记着陌生人胸部的那块活动弹片，以至他觉得自己好像是在护送一位刚被炸伤的战士。

而那个人却想着，怎么能快点回家躺着。

他们终于到家了。那人赶紧脱外套，他是那么使劲，仿佛那外套至少也有两普特。

他终于从这沉重的负担下解脱出来，外套里面是军衣和蓝布裤子，军衣右边的口袋上面缝有一块褪了色的金边小布条，这是重伤残标志，证明他是在战场上受的伤。

那人脱衣服的时候，孩子只是站在一旁看，自己却没有脱大衣，甚至那只揣在口袋里的手也没有拿出来，而用胳膊肘夹着那双“英国运动”冰鞋。

那人重重地往沙发上一躺，几乎是倒了下去，那些衰老的弹簧痛楚地轧轧作响。他把头往后一仰，闭上了眼睛。

孩子站在他面前，惊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面前躺着

的人不是一般患感冒或者嗓子疼什么的，而是胸部有一块弹片的老战士。他的那双对什么东肆无忌惮地看个究竟的绿眼睛，这会儿却失去了它们惯有的鲁莽和自信，它们哀求地看着那人。在去冰场的路上，在那条老胡同里，命运把他和这个人连在了一起。

那人闭着眼睛不知躺了多久，当他睁开眼睛时，看见孩子还在跟前站着：穿着一件掉了一颗钮扣的小大衣，帽子歪扣在一只耳朵上，胳肢窝下夹着一双冰鞋。

“你还在这儿？”伤员问了一句，嘴唇几乎都没有动一下。

“嗯。”

“你走吧，现在我自己能行了……谢谢你的帮助。”那人张开嘴吸了口气问道：“你急着走了吧？”

这时候他才发现孩子胳肢窝底夹着一双冰鞋。

“是啊，是啊！”这两个简短的字本应脱口而出，但孩子却改口答道：

“不着急……我已经滑过了。”

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惊奇，这两个字是怎么说出来的，而且说得那么像，跟真的似的。说完以后，他却有点不痛快，但反悔是不行了。

“等你们家人回来后我再走吧。”

他觉得这些话不是他说的，而是另外的一个什么人代替他的意志说的。所以他有点后悔：谁知他们家人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可能还早着哩，说不定要等晚上才回来呢。

“谁也不会来了，”过了一会儿他说道，“知道吗，我妻子带着小儿子上他姥姥家度假去了，到‘长筒靴子’去了。”

“什么‘长筒靴子’？”孩子脱口问道。

那人勉强微微一笑，解释说：

“是一个城市，准确点说，是良赞附近的一个小城市。”

孩子把冰鞋放到一张椅子上，像是要用这一动作来证明他不着急走似的。

他看着这个刚认识的人认真的问道：

“现在该干什么呢？”

“什么也不用。躺一躺，一会就会好的。”主人回答说。他像是想证实一下似的又补充道：“你知道吗，昨晚在车间我就很难受了，可当时我想，怎么也能走到家吧。你瞧这……”

他闭着眼睛用手理了理头发，看样子似乎比刚才好些了。接着他又说道：

“这是在山鹰城附近给弄的，取出了五块，留下了这么一块。”

“这是谁给您……弄的呀？”孩子竭力模仿主人的声调问道。

“‘费尔迪南德’，德国坦克……你知道反坦克炮吗？”

孩子摇摇头。

“反坦克炮，”老战士解释道，“是一种小型火炮，45毫米火炮。我们像田鼠一样钻进地里，坦克朝我们开了过来。我们击毁了两辆，第三辆又压了上来……一个班也没有了，一门炮也没有了……喏，没关系，一切都会好的。我躺在地上……”

突然，他脸色惨白，嘴边的两道皱纹也变得更深了。

“要不要叫大夫？”孩子建议道。

伤员把头摇了摇，说话都不行了。隔了一会儿他才开口说：

“不用，不过可以去买点药……如果你不忙的话。”

“我不忙，”孩子回答道，“药方在哪儿？”

“桌子上，隔壁房间里。你去把中间那个抽屉打开，就在里面，止疼药。”

4

那个人没有问孩子叫什么名字，也没告诉孩子他叫什么名字，孩子又不好先问他。

要是往常，他在陌生人的房间里会感到很别扭，但这时他却越来越感到惊惶不安，以至没有觉得什么难为情，正像大痛掩盖了小痛。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打开了隔壁的房门。

房间里充满了金色的阳光，仿佛人世间真有这么一种金光灿灿的黄颜色，无论是在地板上，还是在墙壁上，无论是在书架上，还是在地球仪上，它都永不干涸。孩子眯起两只眼睛——太阳的颜色溅进了他的眼睛——他听见一种打字机打字的声音。这是窗外冰溜融化的水滴敲击铁皮窗台发出的声响。

这间充满春光的屋子与受伤老战士躺的那间迥然不同，这间屋子大概还不知道它的主人出了什么事儿，所以它还蛮高兴的。那个台历也不知道，在今天的那一页上还写着：“四点钟开党委会。”

孩子走到桌子跟前，还没打开中间抽屉便发现桌上有一本教科书和两个练习本。这是一本六年级物理课本，练习本上写着主人的姓名——“谢尔盖·巴赫秋科夫，六年级一班”。这就是他呀，谢尔盖·巴赫秋科夫，现在正和他妈一起在良赞的“长统靴子”城他姥姥家休息呢。

男孩的眼睛里闪过一种十分不满的神情。他把练习本往旁边一扔，小心翼翼地拉开了中间抽屉。

抽屉里装满了很多的纸呀，平面图呀，照片呀，以及许

多初看起来毫无用处的小玩意儿。比如那根烟袋锅吧，弯弯的，像个问号似地；那条旧表链；那包糖纸似的纸包的刀片，有啥好看的？

孩子翻找着药方，尽量不去翻看别人的东西。可它们却吸引着他，像磁铁似的。他把烟袋拿在手里，那烟袋好像还在燃烧着一样，老战士最后一次在前线的反坦克炮旁边抽的大概就是这根烟袋吧。孩子对着烟袋嗅了嗅，然后小心地把它放回了原处。接着他又发现了主人的照片，是穿军装照的，很年轻、瘦瘦的。这可能不是房主人，而是他的弟弟吧？下巴上有一个酒窝。不对，这就是他，照相的时候肯定他胸膛里还没有弹片呢。

后来，孩子又找到了一只红色的小盒子，他自己都感到害臊，可他还是忍不住把盒子给打开了。只见里面放着一枚勋章，一枚真正的红旗勋章。孩子拿起勋章，捧在手心里，那勋章冰凉的，沉甸甸的。

男孩把勋章呀、领结呀、铅笔刀呀、“涅瓦”安全刮胡刀片呀，统统拿来捏在手里。他从未见过这么多的男人用品。他也没地儿去拿呀，要知道，他可是他们家唯一的男子汉呀。他被这些东西吸引住了，摸一摸都会感到非常满足。

最后，药方总算找到了，是一张很旧的药方，可能主人已多年不用了。在这张发黄的小纸片上有一块雪青色的印记：“卫生处，战地邮政 31497。”药方是用金黄色墨水写的，仿佛上面的字母曾经闪闪发亮，而现在只是由于时间太久生了锈似的。他只认识第一行：“班长几·巴赫秋科夫。”下面是些拉丁文，他不认识。

孩子小心翼翼地拿起药方，轻轻地把抽屉推上，随后瞟了一眼谢尔盖·巴赫秋科夫的那两本练习本，下意识地握着拳头冲它们扬了扬。

男孩突然觉得那个躺在隔壁房间、胸部有块弹片的人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他是一个高大的，勇敢无畏的男子汉。那枚放在红盒子里的战斗勋章，那只散发着烟味，似乎还在燃烧的旧烟袋，那些“涅瓦”刀片者是属于他的。

为什么这么一个大个子，这么一个有力气的人现在只能软弱无力地躺在沙发上；而他这么一个小孩子，一个爱找茬儿的孩子，实际上也不怎么有劲儿，却可以满街地跑呀，笑呀，迎面撞掉别的孩子的帽子呢？

5

湿漉漉的融雪散发出一股红菇气味，在脚下沙沙作响；在房顶上、马路上和行人的衣领上失去了自己的白光；在往后的许多个月里将在小溪里淙淙作响，在水管里轻声歌唱；将和小船儿们成为好朋友。要到十二月里它才会回来，洁白无瑕，依然如故。

它与这些在魔术般的变幻之前被踩得又脏又烂的、暗淡无光的融雪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啊！

孩子没有在意红菇气味、跌跌绊绊地跑着，他一会儿跳过水洼，一会儿又从人行道蹦到马路上。那条刚能盖着踝骨的滑雪裤上溅满了泥水，围巾也松开了，小大衣的下摆摆来摆去：掉了一颗钮扣。

看来，对他来说不只是裤子小了，大衣也小了。帽子也小了。不，连人行道、马路、街道、广场他都感到不合适，整个城市他都嫌太窄了。由于他急着要去完成这意外肩负的重任，所以这故乡的城市他也觉得太小了。

男孩一路挤擦行人，甚至撞到路灯杆子上。简直太挤了！汽车迎面飞奔过来，难道它们就不能走别的道儿！……

左边那只耳朵都冻僵了：帽子只遮着右耳。那根摆来摆去的鞋带变成了一根冰箸。可那只冻僵的手里却紧紧地攥着一只小药瓶子，就像拿着阿拉金魔灯一样。

你瞧，他喘着粗气，走进屋，把门轻轻地掩上。病人仍然闭着眼睛躺在床上。

“睡着了？”孩子心想，“这说明他需要好好休息休息，这样就好了。”

他把药瓶放在桌上，用冻僵的手好不容易把围巾绕在了脖子上。现在他没事了，可以走了。

他望着这位睡着的受伤战士，心里有点恋恋不舍。对于这种难以名状的感情，他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他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遇到这样的男子汉，任何一个孩子都会觉得自己是他的儿子。他们的父权甚至会不知不觉地扩展到那些认为自己已长大成人，已能独立生活的人身上。

他遇上的正是这么一个人，而现在却要和他分别。

而那人却没有睁开眼睛，看样子他对付住了那块弹片，现在睡熟了。男孩没有再留在这儿的必要了，他默默地和他告别后就准备走了。他怕把地板弄响，踮着脚走到门口，用空着的那只手去开锁，但锁子却不听他的：它只认自己的主人。

男孩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一个遥远的词：“好孩子。”这是在喊他？孩子仔细地听着，屋内静悄悄地，只有冰溜融化的水滴敲击窗台的声音。谁也没有叫他，这不过是他的一种幻觉罢了。

孩子立在门边，心想，这一走就再也见不着他了，再也没有机会用自己的手心去体验那红旗勋章冷凝庄重的分量了，再也嗅不到那旧烟袋神秘的味道了。他慢慢转身又走进屋来。这里的一切都一动不动了，仿佛是一个梦幻王国。大

门睡着了、电灯睡着了、地板睡着了，它们都和主人一块儿入睡了。男孩踮着脚用一只手平衡着身子走着：生怕把地板吵醒了发出声音来。

他走到沙发跟前，那人仍像先前一样一动不动地躺着，睡着了。

万一他要是死了呢？

这个想法使他大吃一惊。他什么预防措施都来不及想，便朝那个睡着的人俯下身去，用一只手轻轻地抚在他的肩上摇了摇。受伤的战士连眼睛也没睁一下。看来只好喊他了，就照那张旧药方上的名字喊吧。于是他开口叫道：

“巴赫秋科夫……巴赫秋科夫叔叔！”

受伤的战士一哆嗦，眼睛睁开了。这说明他还活着，但为啥他不说话呢？也不问问药的事儿？他的眼睛怎么转得有点不灵活，脑袋也那么有气无力地耷拉在肩上呢？

他还活着，但可能快要死了。

怎么办呀？孩子瞪着两眼在一旁站着。应当采取措施！要是一时不知该怎么办，那就快点儿去叫人来抢救呀！

孩子朝门口奔去，把所有睡着的地板都惊醒了，它们也叫了起来，一人一个调子。他什么也没听见，只顾跑，自己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跑。

他两级两级地在台阶上蹦跑着，鞋跟上的——对鞋钉咚咚直响。快呀！快！铁钉不断地迸出火花。他知道该怎么办了：叫救护车。

6

当他跑进挂着“自动电话”牌子的门口时，正好有两个女孩在那儿打电话。其中的一个个子矮矮的，脸圆圆的，就

象月亮一样。她一手握着话筒，一手贴着送话器，急速地对着话筒在讲话。另一个个子高高的，眼睛鼓鼓的。她正俯在女友耳边悄声地说着什么，并且不住地嬉嬉笑着。

“他说啥？他说啥？”她的声音太大，女友只好用手捂住麦克风，免得对方听见。

“他请咱俩看电影。”月亮女孩对好奇的女友说道。

她又嬉嬉地笑起来，声音更大了——差点儿没嚷起来：

“你告诉他，咱俩不去！你告诉他，咱俩不去！”

每一句话她都要重复一遍，好像怕月亮女友听不明白似的。

男孩默默地盯着她俩，他还没喘过气来呢。

他终于平静下来。

“快完了吧！”他气呼呼地说。“我还要叫救护车呢。”

她俩用敌视的目光打量着这个身穿小大衣的男孩子。那个嘻笑着说悄悄话的女孩讥讽地说：“我们知道你要叫什么‘救护车’！恐怕是急着去溜冰场吧！”

这时男孩才发现胳肢窝下面还夹着那双冰鞋；它们今天老跟他捣乱。他走到她们面前，大声命令道：

“得了吧，快点儿完！”

“可我们还不想完哩！”月亮女孩手捂着麦克风顶了他一句，接着松开手对着话筒说：“有个无赖在这儿纠缠。”

他的那双绿眼睛顿时变得十分凶狠刻毒。人家在那儿都快要死了，这俩丫头还在这儿嘻嘻哈哈，装模作样。他猛地一把将鼓眼女孩推开，从她女友手中一把将话筒夺了过来。两个女孩被这突然袭击吓得“噢”地一声尖叫，逃到一旁去了。

“混蛋！”一个叫骂着。

“无赖！”另一个帮腔道。